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曹禺研究專集

下 冊

海峽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曹禺研究专集

下册

王兴平 刘思久 陆文璧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曹 禺 研 究 专 集

(下 册)

王兴平 刘思久 陆文璧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2.875印张 2插页 549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80

书号: 10368·45 定价: 4.31元

顾 问

茅 盾 周 扬 巴 金 陈荒煤 冯 牧

特约编委

许觉民 贾植芳 杨 云 章品镇 刘耀林 顾廷龙
魏绍昌 姚北桦 李 瑛

常务编委

卜仲康 唐金海 何寅泰 陆文璧 朱明雄 肖斌如
管 权 丁 芒 刘耀林 刘耘仆 张 炯 蒋守谦
陆士清 王传洪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芒	卜仲康	丁茂远	牛运清	王凤伯	王训昭
王兴平	王传洪	王宗法	王忠舜	王新民	孔海珠
叶运均	刘云涛	刘名涛	刘金镛	刘耘仆	刘耀林
刘普林	刘善继	朱 彦	朱明雄	朱家信	朱焕添
张 炯	张化隆	张永健	苏 森	李 泱	李井亚
李可达	李学娴	巫岭芬	吴重阳	肖斌如	何火任
何寅泰	严麟书	周 顿	周作秋	陈 纾	陈一明
陈乃祥	陈公正	陈公仲	陆士清	陆文璧	杨仲录
金永汉	季成家	卓钟霖	柏 彬	胡天风	赵耀堂
赵家风	唐金海	莫贵阳	曹永慈	黄起衰	蒋守谦
管 权	熊德彪				

目 录

二 评论文章选辑 (二)

- 一个异邦人的意见 (1936年12月)[英]H·E·谢迪克(3)
- 读《日出》(1937年5月)张 庚(7)
- 论《日出》(1937年7月)欧阳凡海(15)
- 什么是陈白露悲剧的实质 (1957年8月)陈恭敏(24)
- 《日出》的导演分析 (节录, 1957年8月)欧阳山尊(33)
- 是鹰还是金丝鸟徐闻莺(49)

——与陈恭敏同志商榷关于陈白露的悲剧实质问题 (1960年5月)

- 也谈陈白露的悲剧实质问题 (1960年5月)甘 竞(64)
- 论《日出》卢 湘(73)

——曹禺戏剧艺术探讨 (1979年)

- 关于《日出》的几个问题 (1980年)辛宪锡(88)
- 谈谈《日出》中的陈白露 (1980年5月)钱谷融(101)
- 《日出》论 (1981年1月)田本相(109)

- 评曹禺的《原野》 (1938年6月)南 卓(141)

《原野》论 (1982年3月)田本相(148)
我爱《原野》 (1983年1月)唐 弢(169)

评《全民总动员》 (1938年11月)惠 元(179)
关于《黑字二十八》 (1981年11月)华忱之(184)

曹禺的《蜕变》 (1941年12月)谷 虹(188)
《蜕变》一解 (1943年4月)胡 风(196)
回忆《蜕变》的首次演出沈蔚德(199)
——兼论关于《蜕变》的评价问题 (1978年)

读《北京人》 (1941年12月)茅 盾(210)
关于《北京人》 (1942年2月)葛 萍(214)
《北京人》新 以(222)
——献给石, 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 (1942年3月)

读曹禺的《北京人》 (1942年4月)江 布(231)
论曹禺底《北京人》 (1942年11月)胡 风(239)
《北京人》与《布雷曹夫》 (1942年11月)邵荃麟(252)
重读曹禺的《北京人》 (1962年5月)华忱之(264)
《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与艺术手法 (1979年)朱月瑾(274)
《北京人》人物论李树凯(287)
——曾皓、曾思懿、愫方 (1980年1月)

论《北京人》 (1980年3月)朱栋霖(305)
《北京人》导演杂记 (1980年5月)蔡 骥(327)
《北京人》的艺术风格 (1980年5月)田本相(336)
《北京人》探疑 (1980年8月)辛宪锡(349)

《家》的人物处理问题 (1947年2月)小 亚(361)
关于《家》 (1947年)何其芳(365)
戏的结尾艺术 (节录, 1961年5月)文 萍(370)
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 (1963年6月)王 正(373)
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胡叔和(394)
——谈《家》从小说到话剧的创作成就 (1980年6月)

曹禺的电影创作《艳阳天》程季华等(414)

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张光年(417)
——评话剧《明朗的天》 (1955年3月)

评《明朗的天》 (1955年5月)吕 荧(428)
关于《明朗的天》第三次修改本 (1956年8月)刘念渠(434)
新的开拓与新的危机辛宪锡(437)
——《明朗的天》在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地位 (1981年5月)

略谈《胆剑篇》 (1961年8月)吴 晗(448)
《胆剑篇》和历史剧李希凡(456)
——漫谈《胆剑篇》的艺术处理和形象创造 (1961年9月)

弦外音响邱 扬(470)
——略论《胆剑篇》的两场戏 (1961年12月)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节录, 1961年12月)茅 盾(484)
漫谈《胆剑篇》艺术上的得与失 (1980年)刘延年(492)

读《王昭君》 (1979年1月)陈瘦竹 沈蔚德(504)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张春吉(527)
——评历史剧《王昭君》 (1979年4月)

曹禺新著史剧《王昭君》献疑 (1979年6月)孔 盈(541)

还它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张 铨(548)

——谈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的创作及其演出(1979年8月)

《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1979年9月)

……………王季思 萧德明(555)

谈孙美人形象的创造(1979年9月)……………闵抗生(565)

谈王昭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王永宽(575)

——读曹禺新作《王昭君》(1979年10月)

曹禺同志《王昭君》剧本中的

一些历史细节问题(1979年12月)……………李廷先(587)

力戒批评的片面性……………王如青(596)

——读《王昭君》的评论文章有感(1980年4月)

曹禺与其新作《王昭君》座谈会(1980年9月)……………(600)

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

真实性的关系(1980年12月)……………陈祖美(616)

三 曹禺著作系年(王兴平编)

一九三三年——一九八三年一月……………(631)

四 评介文章目录索引(王兴平 刘思久 陆文璧编)

一 曹禺的生平与创作……………(655)

二 曹禺研究……………(666)

三 曹禺作品评介……………(672)

四 曹禺剧作的改编……………(724)

二

评论文章选辑 (二)

一个异邦人的意见

〔英〕H·E·谢迪克

《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我很愿知道作者由这些西洋戏剧家究竟有意识地承受了多少影响。作者心灵里实有一个预言者的激动，他看到了当前社会机构整个的腐烂，人类的贪婪（李石清为了金钱竟自牺牲了妻儿老小，见第四幕），残酷（小东西和翠喜的遭际，见第三幕），虚伪（金八，潘月亭，甚而李石清），忌恨（像潘月亭之对李石清，第四幕），不公（为了给无用的胡四谋个位置，十五个工人被辞了工，见第二幕）。这剧是对着籍投机和剥削而存在的整个寄生的社会机构一个严厉的攻击，从那个用他卑污的爪涂黑了世界的霸王金八，而且不只一个，“金八多得很……在这个地方有时候象臭虫一样，到处都是”（第四幕）。那些潘月亭，李石清，顾八奶奶，胡四，乔治，直到他们那群流氓的奴隶，蛮横的阿根，那个痞棍窑伙黑三。衬着并且生存在这黑暗世界里还有光明的力量。在潘月亭的性格里，偶尔便还有一点好心。顾八奶奶有时也透露些仁慈，在第三幕结尾，连小顺子都对小东西说了点软话。但更重要的是方达生，他那淳朴乡愿的灵魂为他所看出的另一个伟大世界而感动得挺立起来，为了信念，他反抗起金八和他所代表的。露露，虽然她说“我是一辈子卖给这地方的”，有着更清晰的视象（vision），终于她按着自己的路愉快地步入黎明，那

仅剩给她的唯一的路。在背景上，太阳于清晨钻入了旅馆的房间，那簇耐性的工人正为着一个新的建筑打着地基，他们闪亮的肩背触到阳光益发显得壮美，他们的夯歌使得阿根很不舒服。

露露是这剧中伟大的人物创造。她美丽而且活泼，聪明而且举止果毅。起初她象好讥讽而且贪婪，不久我们才发见她对不幸者是那样慷慨而且充满了同情心。她是陷入了社会的圈套，又凭了她自己的能力在身分上保持相当的骄傲。但她过后发见了自己原属于另一世界，却被卖到这里，但是发见得已经晚了，剧中有些感人的地方如她在玻璃的冰霜上玩耍如一个孩子，在小东西的初次危险度过后，又沉浸于鸟儿，阳光，春天和青春的幻想（第一幕）。她本质上是纯洁，诚实，而且可爱的。凡是心中有一丝善良的人都必爱她并且羡慕她。因此，连潘月亭上场时，剧本都这样说：“行动很迟缓，然而见着露露，他的年纪，举动，态度，就突然来得如她自己的儿子一般年青。”（第一幕）虽然方达生的清教徒的性格为了露露的举止深深震吓，到最后他终于凑近了她，坚求她与他同走，只是他的礼教束缚和书生迂腐抑制他去挽她的胳膊。她的聪明和“幽默感”（Sense of humour）相当于她的细腻情感和女性的温存。她和顾八奶奶的讪笑，她坚要叫潘月亭“我的可怜的老爸爸”，她递方达生烟卷，这些都说明着她的好脾气，可也显露出他们的柔弱处。露露是一个美丽的完全的创造。

其余的人物则比较肤浅些，有些是单纯典型。“幽默”的角色，表现着某种人性的缺疵，作用多在增加谐趣。所以我们有留学生乔治，一个中国的Perigrine，那个风流的半老徐娘的顾八奶奶，尽力学着年青时髦，——一个中国的Lady wishfort，白相人胡四，“中国第一美男子”，一个中国的Beau Brummel，乡下道德家方达生，一个中国的Downright。方，潘，李比较

的个性强烈些。

作者显然善于运用精采的口语的对话——我所读过的现代剧中大半有着这个伟大的进步。他使用的象征的确富诗意，增助了本剧氛围的统一。我们有太阳，有工人的大合唱，邻近楼房的剪影，安眠药，那本书《日出》，和小东西，这些统统象征着露露的新曙光。戏剧的讽刺（Dramatic Irony）在他手中运用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在许多例子中，我想特别提出三条来。当顾八奶奶把她的钱信任地托给潘月亭不久，阿根宣告新闻记者张先生来了。在最后一幕，露露对爱情的幻灭：“爱情……现在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第二幕），那意思是双关的。当顾八奶奶和张乔治都请她做伴娘时，那是一个很辛辣的讽刺。但是一个最美丽动人的例子却是个充满讽刺的隐喻，露露对方达生说，她以前有过一个丈夫，有点象他，后来，孩子死了，“那根绳子断了”（第四幕）他走掉了。唯一的缺憾是她说她手里拿着那本书便是他做的，因而这些容易使观众将那人当成实有的。

本剧在严肃，甚而恐怖与诙谐的配合上是恰到好处的。如同那小东西可笑的像貌但是惨淡凄凉的身世。

它主要的缺憾是结构的欠统一。第三幕本身是一段极美妙的写实，作者可以不必担心会为观众视为淫荡。但这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即使将这幕删去，读者也还不容易找到一个清楚的结构。我们不再能看到作者在《雷雨》中那种坚定的不可避闪的发展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主要的冲突多是双层的，露露和方达生，露露又和她自己，新的露露和旧的露露。在这后面，还演着金八与潘月亭，潘和李石清的冲突，但那些与其说是佐助戏剧的完整，毋宁说是社会背景的渲染。自然偶尔也与剧情发生关系，如潘月亭的破产说明了他还不了露露的账，因而部分地造成了她的惨淡结局。但是这个

线索也似乎欠明晰。我也找不到方达生在本剧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唯一比较易解的注释是我在本文开首说过的，方的出场代表光明与黑暗，公义与横暴，善良与邪恶的冲突，然而这些仍然是太空泛，太模糊，本身不够明显。

结构以外，还有一个缺憾，那是行文的冗赘。这部剧太长了。读者兴趣时常为那些段极长的对话抹淡了。人们出场次数嫌太繁。同时，作者似还犯了“重描”（over—emphasis）的毛病。如黄省三出场太多了，而且也说的太多，这反而消减了作者原来的用意。那原应是文学作品中，代表“薪奴”（Wages—slaves）和他们的冷酷待遇一个最有力的表现，结果却变成一个讨厌的舞台上的“狂言”（Theatrical rant）了。

总括说来，这部剧是一个极伟大的作品，作者对女性人物有着深切的体验，又为一种社会正义的渴望所感动而完成的。我们翘首等待作者第三部充满了丰富想象的新作。

编者按：《英美人怎样论鲁迅》特刊出后，承许多友朋垂询那位英国人究竟是谁，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看得那样仔细，说得又头头是道。今天读者又看他评论我们最近问世的一本戏剧了。如果我说出他同时还在读着辛弃疾苏东坡的诗词，研究着中国农村社会学时，打听的人一定更多更奈不住了。本文作者谢迪克教授Professor H·E·Shadick系北平燕大西洋文学系主任，异于许多西洋人，他不用一点皮毛知识对本国人自诩权威，他是想凭直接阅读认识“第一手”的文艺中国。在我们的通讯中，他时常犀利地发挥他读《子夜》，读《边城》，读《雷雨》，读《灭亡》的印象，连刊上登的短文章他都一篇不落掉。最近，在他给我的信中（写完这评文后），提及《日出》他说：“在社会资料的丰富和露露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作者显然比在《雷雨》中进步多了，但在结构上则不如。如果他第三出戏能包容《雷雨》和《日出》的共同优点，我确信我们将有一部伟作可读了。”

原载《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

读《日出》

张 庚

一

曹禺先生的第二个剧本出世了将近一年，在《文季》上逐期刊载的时候我就逐期地读过，单行本出来的时候，我又一口气读了一遍，《大公报》的集体批评，戏剧工作社的上演，我都以对这剧本求得更深一层了解的心情，用心去看过了，然而问题始终存在我的心中；我很惭愧，这些个好的意见，好的演出，竟没有帮助我打通这茅草塞住的心。后来我又读了作者的《自白》，我只觉得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的了解比我们多，然而也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那最重要的问题。黄芝冈先生只对作者去捕捉思想上的错误，对于作者创作方法完全不加留意，缺少一种对文艺作品批评的特殊态度，周扬先生说得太简略，对于我这理解迟钝的人，竟也不能有所帮助。这次《戏剧时代》发刊，我后悔不该贸然答应了马彦祥先生为他作《日出》的批评，然而工作既经担承下来，总得去完成它。

正确的了解，还是从作品中去找，我这次又重读了《日出》，可是仍旧很困惑，恐怕并不能从中得到要领，对于读者，观众，作者，不能有所供献。

我时常留心着一篇书评的效果，我总以为它应当比读者看得更多些，更近真实些；它不是一种艺术创造的工作，而是一种纯

科学的工作。读者和作者自己，有时不免带着某种浓度的情绪去看作品，而书评人却必须努力从这中间解脱自己。作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一个社会现象，批评的人研究它的社会的，思想的，艺术的成因，指摘出来，帮助一切人的了解。

因此，一个笨拙的头脑象我所具有的，要去做这种精细的工作，自然要掉在昏乱的烦恼中了。这么多的文字，还有整个的作品摆在我的前面，竟不会启发一线的微光么？

让我们再努力一下看看。

二

朱光潜先生批评《日出》，说是“打鼓骂曹式”，说他“很疑心金八和阿根所受的那几个巴掌，是曹禺先生以作者的资格站出来打的。”关于这一点，曹先生是并不以为羞耻的。在《自白》的开头，作者几乎用了与创作时同样的兴奋来表白了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现象的不平，对它改革的热烈期望。这作品，是在“情感激动终久按不住了，怀着一腔愤懑”而写出来的。作者所见的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直等他看见了“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他才稍微平静一点。

他不能学“那些有一只透明的慧眼的人，静静地沉思体会这包罗万象的人生，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又不能学“那朴野的耕田大汉，睁大一对孩子似的无邪的眼，健旺得如一条牛，不深虑地过着纯朴真实的日子。……而自己又不甘于模棱地生活下去，于是便如痴如醉地陷在煎灼的火坑里。这种苦闷日深一日，挣扎中，一间屋子锁住了”他。但是他仍旧寻求着，在这狭小的屋子里，有如一个希腊的冥想哲人：“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阵，以为

已经搜寻出一条大道理”，可是屋子里想出来的大道理是没有根的，所以“过了一刻，静了心，察觉偌大一个问题不能这样避重就轻地凭空解决了，又不知不觉纠缠在失望的铁网中，解不开，丢不下的”。

我在前面说作者期望着改革，不对，我们宁可说是期待着破坏，从鲜血中获得快感。在这点上，他从技巧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刺激的手法：第三幕小东西当场在台上自杀，一个尸体悬挂在观众前那么久，一支阴惨的烛光，一只拖鞋悄然的跌落，这不只是悲惨，而且是恐怖；但这决不是单纯的对于鬼的恐怖，而是对于这世界，对于金八的恐怖，作者“残忍地”把这场面送给观众，那并不是作者真正的残忍，而是要求着观众强烈的同情和愤怒，作者那么倔强地要求不删去第三幕，恐怕也是基于这种心情。自然，再进一步，就达到了“打鼓骂曹”式的发泄，我们当然能够了解，作者是有着那么多愤懑，抑制不住地举起他的投枪来，向自己的假想敌冲刺过去了。

三

正如作者自己所表白的，为了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感，怀着一腔愤激把作品写了出来，“结果里面当然充满了各种荒疏，漏失和不成熟”。但这些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他所攻击的对象上。作者的心并没有平静过，所以对他的敌人也没有平静的分析过。作者说，方达生象他自己，我们看看，是有很大的共通之点。我在谈到《雷雨》的时候，曾经大胆地推断作者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在这里，我也仍继续着这种妄断；作者对于都市文明的憎恨不是批判的，而是整个否定的。“损不足以奉有余”是文明的没落，是魔鬼的文明，但没有自然的光的房子，和“畸形的，